1. 终于，他牵起了她的手

“大家礼炮都拿好了吗？好——3、2、1，圣诞快乐！！”  
由比滨话音刚落，房间里就接二连三响起“砰砰砰”的声音。手持礼炮的前端喷射出一条条纸带，所到之处充满了刺鼻的火药味。  
  
这东西经常在聚会的时候闪亮登场，区区100日元的身价却能轻松营造出“过节啦”的热闹气氛，了不起，千叶产的礼炮真了不起！和我这种只会把氛围搞江的孤零零真是天壤之别。不过我的人生信条就是坚决不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用哲学的话来说就是“无为”。无为才能长寿啊，根据就是老子。  
  
不过我竟然也有被party玷污的一天啊。。。脑子里想着这些无聊的事情，我还是不自觉地和其他人一起喊出声来——圣诞快乐。不管是信佛教还是信神道教都无所谓了，今天只是为了给某个圣人庆生而已。说出来可能会引发一场骚乱，所以我只在心里默默念了一句：由比滨这家伙说不定根本就不知道圣诞节是基督教节日吧。  
  
喊出321以后，这次聚会的发起者由比滨轻轻拉了一下邻座雪之下的袖子，似乎在催促着什么。啊，没发现我正对她进行比较失礼的揣测真是太好了。  
  
被牵着衣袖的雪之下似乎有点困扰的样子，微微蹙着眉头，但还是露出了柔和的微笑，缓缓开口道：  
  
“非常感谢各位的到来，略备薄肴，不成敬意，望诸君海涵。。。”  
  
“太生硬了太生硬了！雪之下学姐，又不是什么公司里的年会，稍微放松点啦~~~”  
“就是嘛雪（sao）乃（zi）姐~只是一起过个圣诞而已~”  
  
准备好的致辞被一色和小町打断，不知为何雪之下悄悄地把视线投向了我这边——喂喂看我干嘛，是什么让你产生了我的交际能力会比你强的错觉？？  
  
虽说如此，我还是微微点了点头，示意她没关系，随便说几句就好——加油！雪之下！你一定做得到！”  
  
雪之下和我对视后轻轻地咳嗽一下，作为目光交流来说我实在有点敷衍了，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feeling，“我在哦”的感觉传达到了就好了。  
  
从我身上移开视线的雪之下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开口道：  
  
“今天，谢谢大家能来，我很开心。。。希望各位玩的尽兴——干杯！”  
  
碰撞到一起的玻璃杯发出叮叮咚咚的声响，听着这声音整个人也不觉间变得轻松自在，嘛，我毕竟也是喜欢风铃的众多日本人中的一员，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嘛。抱持和之心，复归返自然。不好，刚刚似乎说了句很帅气的话（saohua）。  
  
就这样，圣诞party开始了。

在雪之下家那大的过分的客厅中央，装饰着棵不知从哪弄来的圣诞树。房间里摆满了目光凶恶的熊猫玩偶，每一只头上都戴着圣诞帽——还真是符合雪之下的风格啊。。。  
  
等等那是啥！树顶不应该是星星么喂，怎么换成了个黄黄的东西？柠檬？是柠檬么？那原来的星星放哪里了？  
  
我东张西望打量着四周，终于在不起眼的树根处找到了它。原本应该在高处闪闪发光却就这么被丢在一旁，我隐约接收到了一段垂头丧气的电波。  
  
可怜的伯利恒之星啊。顺带一提伯利恒就是耶稣的诞生地，也是大卫王击败歌利亚的地方。更是所罗门王和七十二柱魔神的所在地哦。想到这些令人心折的故事我的中二之魂又熊熊燃烧了！  
  
为了冷却已经热得发烫的内心，我抿了一口碳酸饮料。气泡在舌尖舞动破裂，发出令人迷醉的声音，要是香槟就更好了。说到香槟，雪之下家应该有唐·培里侬那种等级的吧。虽说有点小家子气，不过chanmery(注：一种日本香槟饮料，多在圣诞节饮用) 也不错。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气氛下，倒不如说chanmery更合适。  
  
气氛啊气氛，没错，气氛是最重要的，全世界都洋溢着粉红色的气氛。我由衷觉得被美少女们包围着实在是太好了，比如小町和小町和小町。这个时候如果有彩加就更完美了啊。  
  
不过这个男女比例确实很有问题，4女1男，如果在孤岛上那就是后宫路线，在电车上就会发生痴汉冤罪（注：日本的痴汉相关法律非常严格，严格到女性指认你是痴汉你就会被警察带走，所以会出现痴汉冤罪）。这么多女的会让我无比心累啊，这么一想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怎么了小企，要凉了哦？”  
  
“嗯？啊，非常抱歉！请不要冤枉我！”  
  
“。。。。。。？？？”  
  
由比滨的头上冒出了黑人问号。是因为不知道上下文所以理解不了么，还是说根本就不懂冤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总之，我还是假装掉线吧。。。  
  
“话说这些东西做得还不错啊，这什么，蛋糕？这边的是。。。炸鸡？”  
  
“嗯嗯！我昨天就到小雪家了，然后和她一起做了这些。”  
  
“是么。。。雪之下？”  
  
几年前那个炭黑蛋糕的形象还历历在目，所以我小心翼翼地向正在仔细地分蛋糕的雪之下求证。我可不认为由比滨能突飞猛进到能吃的水平。  
  
“放心哦比企谷君，由比滨同学只负责了装饰和试吃而已。”  
  
“啊，那我就安心了。”  
  
不愧是雪之下，绝对不会允许那种炭黑地狱再次出现于世间。  
  
“。。。。。。。诶？”由比滨歪着头看向我，好像在问什么安心了一样。  
  
“听说食品安全法成功立法了，所以。。。”  
  
“什么啊，小企当我是笨蛋吗？！”  
  
“怎么会，你做的料理我信得过。”  
  
“真的吗？不骗人？”  
  
“真的真的。”  
  
“诶嘿嘿~”  
  
总算把鼓起脸颊贴过来的由比滨打发掉了，我也是松了一口气。  
  
不是骗你，只是对你的碳之炼金术师资格表示肯定而已。不知为何，我看到她露出的单纯的笑容后，良心却感到一阵痛楚。（翻译到这里译者也感到一阵心脏紧缩）  
  
那是欺骗了小孩子后的负罪感，是对于打破了这份天真的罪恶感。我感到一阵烦躁，果然还是要说清楚啊。  
  
“。。。抱歉，骗了一点点。”  
  
“啊！我就说！”  
  
“嗯，不过料理这么好吃也有试吃的功劳啊，辛苦你俩了。”

我从雪之下端过来的盘子里夹起一块炸鸡，细细咀嚼。鸡肉特有的嫩滑的感觉和酱料的香味完美融合。。。。真好吃，这水准已经可以去专门店砸场子了。  
  
“感觉人家被敷衍过去了。。。”  
  
“是错觉啦错觉，好了，快吃吧，光顾着这边你的那份要凉了哦。”  
  
“哦对啊，再不吃要凉掉了~”  
  
“没错没错，快开动吧由比滨！”  
  
“嗯！小町酱，果汁，再来一杯~”  
  
由比滨笑着跑到了小町的身边。话说你不在乎卡路里摄取过量什么的么？算了无所谓了，反正由比滨过剩的卡路里都会集中到一个地方去，而且能吃这一点不也很可爱吗——我边这么想着边朝某处平板投去了慈爱的目光——咳咳，那个，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你还是有很大潜力的，期待你的成长哟。  
  
“。。。似乎被某种烦人的视线扫过了，你有什么想说的么？”  
  
“不，没什么。只是想着你太瘦了，也许应该多吃点。”  
  
我这么说着，又靠近了一点观察雪之下。用手掐了一下她白皙的脸庞，果然和看起来一样没什么肉，唉，我都想把自己的分给她一点了。  
  
“。。。性骚扰”  
  
“。。。。。。嗯。。。啊？啊！！抱歉！”  
  
思考的太投入不小心真的动手了！再不放开估计要被警察叔叔请去吃猪排饭了，不不不那种事我可不想经历。  
  
我赶紧抽回自己的手。似乎是被我掐的太用力了，雪之下雪白的脸颊上留下一道红晕。她轻轻说道：  
  
“。。。不过，你说得或许也有点道理，我会注意的。。。那个，谢谢。。。”  
  
“嗯。。。嗯？”  
  
“。。。为什么是疑问句？”  
  
“落差太大。”  
  
“落差太大？”  
  
“嗯。。。虽然有点怪怪的，毕竟是您自己做的。。。不过我觉得您多吃一点比较好。”  
  
“为什么用敬语？不过，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承蒙好意了。”  
  
雪之下说着直接把我手里拿的炸鸡抢走，然后优雅的吃了起来。不，从我手里抢走这个行为一点也不优雅来着。。。。。。  
  
。。。不过也有种别样的可爱就是了。  
  
“好吃吗？”  
  
“当然，因为是我做的。”  
  
“说的是。。。”  
  
创作者一味地自谦反而会得不偿失，有的时候大方地展示自己的优点反而更好。所以说各位也要更自信一点才对。比如说作家往往会说自己的作品是“拙作”，这样的话谁还会买你的书啊，你就应该说“是我的自信之作”才会卖得好嘛。不过说起来我的一生净是拙作，果然这个不适合我。  
  
“给，你也吃一点。”  
  
“不用了我——”  
  
雪之下吃剩的鸡腿被啊呜地送进我的嘴里。  
  
分量减少了但是附加价值增多了所以总价值反而上升了我去我该怎么办根本没办法好好品味炸鸡啊好吃吗不好吃吗总而言之应该是好吃的吧我相信雪之下的舌头。  
  
。。。。。。这不相当于间接接吻么。虽然已经过了脸红的在意间接接吻什么的的年龄，但是怎么说呢我会开始怀疑日本的道德标准的哦？  
  
“性骚扰。”  
  
“这不是女孩子的特权吗？”  
  
“。。。你的脑袋没问题么，喝酒了么还是进水了呢？”  
  
“一切正常哦。。。。。怎么样，好吃吗？”  
  
  
“啊啊好吃，炒鸡好吃。”  
  
“那就好。”

雪之下一脸心满意足的点着头。观察这家伙被表扬了以后的表情也挺有意思的，话说我被表扬的话会是什么样呢？好像，总感觉有生以来都没有过那种经历啊。。。是不是太可怜了点。。。嘛，雪之下看起来很高兴所以那种事无所谓了。  
  
我轻轻地抚摸雪之下的脑袋，她则像一只小猫一样舒服地眯起了眼睛——忽然，隔壁传来了空气挤压爆裂的刺耳声响。紧接着则是由比滨颤抖的声音：  
  
“气，气泡，怎么办，小小小小町酱，饮料要爆炸了哦!!”  
  
“哎呀哎呀不会的了结衣姐，总之先冷静，找个什么东西擦一下吧。”  
  
雪之下听到两人的对话后迅速从猫咪形态切换回了女主人模式，扶着额头很是头痛的样子。  
  
“好像又轮到你出场了啊。”  
  
“已经习惯了哦。好可惜。。。。。。”  
  
“。。。。。。没关系。”  
  
“嗯，那我稍微去收拾一下。”  
  
“哦。”  
  
雪之下虽然表面上不情愿但还是很开心的吧。那家伙其实非常喜欢照顾人，尤其是笨手笨脚的由比滨和小町这种妹属性爆表的存在，不知不觉就会去想帮助她们。——至于我嘛，我是那个，neet属性，也是很需要被照顾的哦！  
  
“话说，你不去帮忙么。”  
  
“什么嘛，学长不也是在这里闲着。” （啊？一色你在啊= =）  
  
看见一色在一旁偷笑着望向那边的事故现场，我不禁有点好奇。不过这家伙回答得真是够快的，你到底被问过多少次啊。  
  
“人家属于更适合观望的类型哦。”  
  
“巧了，我也是。”  
“学长一看就是会站在人群里喝倒彩的类型。”  
  
“啊，我可没有火中取栗的勇气。”  
  
“又来了。。。学长，我们去买点东西吧。”  
  
“反正你也很闲嘛。”一色又接道。  
  
“蛤？为什么。”  
  
“你看那个啊——”  
  
顺着一色的手指看过去，碳酸饮料只有不到一半了（大部分都是刚才洒掉了吧），零食什么的也所剩无几。确实得买点回来啊。。。。。。  
  
“原来如此。。。。。。”  
  
“就是这样啦。好啦学长，既然决定了就快点行动吧！”  
  
“嗯。。。”  
  
我披上大衣，和那边还在闹个不停的三个人打了声招呼后，终于被一色拽着胳膊拉了出去。  
  
今年冬天好冷啊。

街道已经完全被夜幕笼罩，我陪着由比滨走在回家的路上。或许是还沉浸在聚会的欢乐气氛之中的缘故，她的脚步比往常更加轻快。  
  
“你不住在雪之下家里么，小町和一色都打算就那么过夜的来着。”  
  
“嗯~我很想呀，但是马上要过年了所以还是回家住比较好。而且我昨天晚上已经住过了。”  
  
我觉得不管她住几天雪之下都不会觉得厌烦，不过由比滨就是这样会很顾虑别人心情的人。总是能敏锐地把握到他人的情感，但自己也因此常常免不了操心。这家伙和我看待人际关系的视点大概是完全不同的吧，虽说不至于让我羡慕到想要学习的程度，但也足以令人起敬了。  
  
“而且啊，我也想和小企单独说点什么呢。”  
  
“。。。和我？”  
  
“嗯，和你。”  
  
想单独和我说的意思就是，不方便让别人听到的意思吧？这让我想起了刚才和一色说过的事——在那种突发状况下还能从容说谎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说，简短的几句交谈里一定触及到了某种真实存在的感情——那么，关于那个由比滨又会怎么说呢？  
  
“哈！”  
  
由比滨哈地一声，用自己的手抓住我的。什么啊，这样做也不会有压岁钱哦，还没到过年呢。  
  
“那个。。。好羞耻。”  
  
“什么啊，明明和小彩羽也这么拉过手了。”  
  
“。。。你怎么会知道。”  
  
“你们回来的时候看小彩羽的表情就知道了啊。”  
  
“。。。好厉害”  
  
“因为我只擅长这个嘛。”  
  
她的侧脸看起来笼罩着一层忧郁。虽然在人们面前总是一副轻快呆萌的样子，但由比滨一定比任何人都更能读懂气氛。那么，她的心里又隐藏着多少情感呢？我实在没办法看得清楚。  
  
“呐，小企。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尽量在我能回答的范围里问。”  
  
“是吗，那就问不出口了啊。不过，就算不这样小企也会岔开话题的吧。”  
  
“。。。你问吧，我会认真回答的。就当是圣诞优惠了。”  
“小企好温柔。。。”  
  
无论怎么躲避恐怕最终由比滨都会把那句话说出口，既然这样我就姑且以朋友的身份听她倾诉好了。这也是，对她那份温柔的敬意吧。  
  
“那，想问什么？工资的话没什么大不了的哦。”  
  
“才不是呢，那种事也没必要特地在两个人的时候问吧！”  
  
“那是什么？”  
  
由比滨松开手转过身来，直视着我。她睁大眼睛，开口道：  
  
  
“呐，小企，你。。。你喜欢小雪对吧？”  
  
“。。。。。。。。。。。。。。。。。嗯”  
  
“哈哈，是嘛，果然是这样啊。”  
  
“为什么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没什么，好啦，快点回家吧！”  
  
“我知道了，你别乱跑啊！”  
  
我一边紧跟着由比滨，一边走在漆黑的街道。不知为何她的心情仿佛格外得好。道路两旁挂的彩灯依次点亮又熄灭，甚至有些难以看清脚下。在浓浓的夜幕里，我们唯有靠着握紧对方的手，感受那份温暖走下去。  
  
  
  
  
  
  
（全剧终）  
  
  
  
（哈哈哈开玩笑的，后面还有将近一半内容。但不知为何感觉这里的情节也很合适，呼应题目的繋がれる手。）

回到家以后我径直走向卧室，然后把自己扔到床上。呆呆地望向天花板，脑子里都是关于今天的回忆。喧闹的礼炮声，好吃的料理，夕阳下逃跑的身影，和一同走在回家路上的两个人——以及始终伴随着这一切的，温暖的笑脸。  
  
虽然有些吵闹，但这样暖到足以融化内心的景色我，并不讨厌。然而，一色和由比滨的话语却一直在我耳边萦绕。  
  
我向天花板伸出手掌，数度握紧又松开。那里还残存着不知从何处涌现的温暖。把手用力地按在胸前，试图激活那里的记忆——我回想起了和一色的对白：  
  
“所！以！说！我在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和雪之下学姐交往的啦！”  
“等会等会等会，为什么这么问？”  
  
“捏了人家的脸，还互相喂对方吃东西，是哪位干的啊？”  
  
“。。。不，那个只是普通的身体接触而已。。。大概。”  
  
“但我看你们好像已经很习惯了的样子哦？”  
  
“这个嘛。。。也不是第一次这样。。。”  
  
“你看，我就说！。。。。。。学长就这样下去真的好吗？”  
  
“什么就这样？”  
  
“这样就是这样啦！在这样懒懒散散的，雪之下学姐可能会被别人抢走哦？”  
  
“什么抢不抢的。。。本来也不是我的吧。。。”  
  
“你到底是有多迟钝啊。。。从高三开始你们俩不就一直黏在一起了嘛。”  
  
“只是让她帮我辅导功课而已。。。”  
  
“还上了同一所大学。”  
  
“只不过是刚好填了一样的志愿。。。”  
  
“工作的地方也离的很近。”  
  
“那个，我得了离开千叶就活不下去的病。”  
  
“周末的时候经常到对方家里玩。”  
  
“有什么不好的，反正很闲。”  
  
“雪之下学姐戴的首饰也全是学长送的。”  
  
“收了礼物总不可能不拿出来用吧。而且说不定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就摘掉了。”  
  
“右手无名指的戒指是订婚的意思吧。”  
  
“只有那根大小正合适，而且又不是在左手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啦。”  
  
“那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学长的右手也戴了同样的啊！！！！！”  
  
“那是。。。。。。”  
  
“好了学长，不要解释了。你说的和实际做的完全对不上，还有什么借口吗，只是听听而已的话我还可以听你讲。”  
  
“不是借口，雪之下和谁交往都不管我的事。”  
  
“又这么说。”  
  
“但是啊，”  
  
“？”  
“。。。。。。那家伙的人生被我干预了很多啊，今后恐怕没什么选择的余地了。”  
  
“那直接去和雪之下学姐说啊。”  
  
“白痴，这种话怎么可能说的出口啊，把自己喜欢的女人的人生限制住什么的。。。”  
  
“为什么这么想？”  
  
“比我更优秀的男的多得是，但是呢，比雪之下更优秀的女孩不会再有了。她属于更高的天空啊。”  
  
“。。。学长好麻烦。”  
  
“不好意思，我也知道自己很麻烦。但是——足够了。停留在现在这样好朋友的程度，我觉得已经足够了。”  
  
“。。。那干脆和我结婚好了。”（姑娘路子野啊= =）  
  
“啊？什么啊。。。”  
  
“我喜欢学长哟，从高中的时候开始，一~直喜欢。”  
  
“不，你，叶山怎么办。。。”  
  
“叶山学长什么的，早就出局了哦，我让给三浦学姐了。比起那个，怎么样，和我结婚吧！虽然没有雪之下学姐那么优秀，但是我也很可爱啊，也会做饭，不也挺好吗。”  
“。。。我要是答应了的话完全就是人渣了啊。”  
  
“也是呢，为什么我会喜欢上这种奇怪的家伙呢？”  
  
“别问我啊。。。不过，一定会有更好的男人等着你的。”  
  
“呜哇！出现了！零分安慰。”  
  
“别对我抱有什么期待啊。。。”  
  
“那种事情我知道的啦。。。但是，还是不甘心嘛。能被我喜欢的男人可不多哦。”  
  
“抱歉。”  
  
“要道歉的话就展现出诚意吧，具体来说三个月的工资怎么样。”  
  
“好啊，早晚会给的，具体来说200年后怎么样？”  
  
“那个时候已经死掉了。”  
  
“也许吧。。。”

我可以确定地说，我喜欢雪之下雪乃，确定到可以毫不犹豫地向神明起誓的地步。这件事和一色说过，和由比滨说过，甚至和小町都说过了，但唯有那个最重要的人，我始终无法鼓起勇气告诉她。不知为何，越是焦急越说不出口，始终找不到解决方法的我也就只能默默地独自烦恼。  
  
模糊的视线在手指上某个闪光处聚焦——那是之前买的对戒中的一只。当初只是带有一点恶作剧的意味送给雪之下，没想到她却很自然地戴在了手上。那之后我每次看到都会心脏隐隐作痛。  
  
虽然不会觉得“要是不送给她就好了”，但也免不了自责为什么不买个更高档点的。于是，对于净考虑这些事情的自己更加厌恶了。  
  
总结那些无论如何也得不出结论的事情是痛苦的。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有关过去和她们在一起点点滴滴的回忆。  
  
说起来高中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经历啊，苍白的吐息在连廊处凝结，房间里回荡着我的真心话——即使如此，我也想要真物。那一天，停滞许久的指针终于重新转动，不知现在它是否还在记录着时间的流动呢？如果对昨天的我发出这样的疑问，他恐怕会毫不犹豫地点头，然而今天，却很难做出相同的举动了。  
  
  
思考许久无果之后，我离开了卧室，打算摸黑走下楼梯，去厨房拿一杯冷水。给身体降降温吧——然而，灰暗的情绪并没有从我心中离去，浓重的不安感依旧压在我的肩上。  
  
真是的，我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高中的我是绝对不会允许现在这种事发生，稍微一松手就好像会被巨石压垮，什么啊，这还是比企谷八幡吗？——但是，我喜欢那些现在才有的事物，喜欢那种轻松的心情，喜欢为了现在不断努力的自己，我——  
  
“。。。。怎么了，哥哥？”  
  
我被突然间从背后传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不禁发出了一声让人难为情的惨叫。不用回头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会叫我哥哥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比企谷小町。  
  
“小町，你不是要住在那儿么？”  
  
“我是那么打算的啊，但是总感觉放不下某个废柴哥哥，所以就回来了。”  
  
“放不下什么？”  
  
“彩羽姐姐都和我说了。没想到哥哥竟然能说出那种话啊。啊，放心，我没告诉雪乃姐。”  
  
“我想哥哥一定是仔细考虑过了，但是呢，之后结衣姐又发短信说‘小企没问题哦’，小町反而更担心了。”  
  
“由比滨那家伙。。。”  
  
守备范围是有多大啊，这种事都能看透么？  
  
“要是以前的话小町绝对会把哥哥骂一顿的，但是现在哥哥也好小町也好都已经是大人了，所以只给你一点建议哦。”  
  
“。。。竟然沦落到被妹妹提建议，我这哥哥当得还真是不称职啊。”  
  
“是真的哦。我虽然见惯了哥哥懒懒散散有时又异常可靠的样子，但是现在的哥哥才是最棒的。怎么说呢，就是普通人家哥哥的感觉~”  
  
“那是啥啊。。。”  
  
“对于弟弟妹妹来说，哥哥就是英雄哦，总是会在身边帮助自己。所以，当有一天英雄遇到困难时，我也想成为他的依靠嘛。”  
  
“是吗。。。英雄吗。。。”  
  
轻笑着的小町如此耀眼，可是，这个英雄可不会像特摄剧里那么厉害啊。  
  
“嗯！所以说，我要送给你一句以前的英雄说过的话。”  
  
“。。。以前的我？”  
  
“没错，总挂在嘴边的那句。忘了吗？”  
  
“有点想不起来。”  
  
我有什么特别的口癖么？还是会被小町记住的那种？果然没有吧？  
小町认真地望着我，轻轻咳嗽了一声说道：  
  
“ ‘那只不过是，欺瞒而已吧。’ ”

（雪乃视角）  
  
  
新年一到，就惯例一样被强拉着去各种亲戚家拜访。无论走到哪里都躲不开被人打量评价的视线，简直要让人变得神经质了。寒暄之后就是谈论我的容貌，除去这些无聊的东西还剩些什么呢？他们又能得到些什么呢？我不知道，只是回家之后感到异常疲惫——脱下的衣服叠都没叠，仅限今天，请让我偷懒一下吧。  
  
不过要是被谁知道我这么懒懒散散的话就糟糕了呢。  
  
把身体沉进柔软的大床里，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旁边的玩偶，那是某次去游戏厅抓到的奖品。到我家已经将近十年了，稍稍有些破损。但是我一直不舍得扔掉——只有抱着它，我才能感受到些许心安。  
  
正打算就这么睡到明天早上时，枕边的手机震动了。谁呀？我惺忪着睡眼，按下了接听键：  
  
“喂？”  
  
“。。。抱歉，这么晚了还打过来。你明天有时间吗？”  
  
“。。。。。。诶”

来过那么多次以后按门铃的动作已经很熟练了。“叮咚”响了一声以后门马上就打开了，仿佛早就有人等在那里。  
  
“昨天晚上打扰到你了吧，抱歉。那个。。。新年快乐。”  
  
“嗯，新年快乐。再不进来暖气要跑掉了哦。”  
  
“哦。。。”  
  
脱鞋的时候很自然的把外套递给了雪之下，她也很自然的叠齐。只是，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这些原本平常的行为却让我异常地害羞。  
  
“怎么了？突然呆在那里。”  
  
“没，没什么。和平常没什么不一样的吧。”  
  
“是。。。吗？”  
  
雪之下半信半疑地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我赶忙向后仰来避开她。这样的举动似乎更让她怀疑了。  
  
“果然和平常不一样啊，感觉你慌慌张张的？”  
  
“啊，那个，因为过年了吧。”  
  
“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有的有的。”  
  
“。。。就当有吧。那你稍微坐着等一下，我去沏茶。”  
  
把我的外套挂在玄关上后，雪之下哼着歌走进了厨房，好像心情异常的不错。  
  
客厅里变得空旷旷的，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无所事事的时候就会想看电视，不过我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毕竟我是客人，还是别那么大大咧咧。茶马上就泡好了，干脆端坐着等待雪之下回来。  
  
“久等了，糖和往常一样？”  
  
“嗯，麻烦了。”  
  
放了一块方糖的红茶摆在我的眼前，一如既往散发着让人安心的香气。  
  
“抱歉，带蛋糕来就好了。”  
“没什么，你能来我就很开心了。”  
  
“不，那个，毕竟是过生日。。。”  
  
“嗯，你不说我可能都忘了。”  
  
“不可能忘的吧，一年只有一次。。。”  
  
“。。。生日对于女人来说只是徒增又老了一岁的痛苦而已啊。”  
  
“什么话，明明才20多岁。。。总之。。。生日快乐。这个给你，虽然不知道会不会喜欢。。。”  
  
说着，我从怀里拿出了细长的包装盒。明知道不管什么礼物，雪之下都会开心地收下，但不自觉地还是会有些紧张。  
  
“能打开么。。。？”  
  
“嗯，当然。”  
  
盒子里的是点缀有小巧宝石的项链。这段日子有在努力工作，总算挑选了一条相当高档的。（就是一色说的那三个月工资嘛= =）一直以来都送的既不会太简易让人反感，又不会超出朋友赠送的范畴的礼物，因此说实在的，我很害怕知道现在雪之下会是什么反应。  
  
“呐，能帮我戴上吗？”  
  
“。。。不胜荣幸。”  
  
我轻轻打开扣子，再把项链绕过雪之下纤细的脖颈后仔细扣好。她紧闭着双眼，仰头等待着，微妙地构成了一副有点色色的画面。（来我给你看个宝贝= =）  
  
“合适么？”  
  
雪之下甩了甩长发问道，伴随着她的动作，我清楚地嗅到了洗发液的芳香。  
  
“。。。嗯，非常漂亮。”  
  
“谢谢，好开心”  
  
两人间的距离不超过半步，雪之下用双手环住我的后背，然后把头埋进了我的胸口。后背传来的触感告诉我，她抱得很用力。  
  
“这是我，过得最棒的生日。”  
“能被这么说，真是作为朋友而言最大的幸福啊。”  
  
我向雪之下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温柔地拍打着她的后背，像是抚慰小孩子一般。  
  
“呐，雪之下。被我这样。。。抱着，你会。。。不安吗？”  
  
“怎么会。”  
  
这句否定语气平稳而坚定，即使在说话时，紧抱住我的双手也没有丝毫松开的意思。  
  
“。。。非常的，非常的安心，所以，能这样再待一会儿么？”  
  
“啊。。。”  
  
“好高兴。。。”  
  
雪之下保持着这个姿势深深地吸了口气，我则像怕把她纤细的身体弄碎了一般，尽量温柔地抱住她。  
  
没有僵直也没有紧张，只有深深的安心感。这一点来说，我和她的感觉是一致的。  
  
说起来雪之下就是这样，总是在我的身边，总是让我想要靠近，让我比任何人都更加喜欢的女孩子。稍微有点爱逞强，喜欢猫咪，没什么体力头脑却非常好。并且——比任何人都更可爱。在不知不觉间就喜欢上她，同时，也总不自觉的会想去追寻她的笑容，她的温柔，她的坚强。现在，她就在我的触手可及的距离，不，应该说一直以来她都在那里。  
  
可是我却始终不敢面对她那闪耀的身影，不敢想象她会留在我的身边。告诉自己这样就好，只要在比其他人都近的地方默默守望着她就好，封闭了自己想要更进一步的内心——  
  
。。。但，那不过是，欺瞒而已。是对她那份包容的亵渎，也是曾经的我最讨厌的逃避。  
  
一色的话语，由比滨的笑容，小町的激励让我想起了我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  
  
所以，我不想再躲避了。  
  
此刻，就是决胜之时。  
  
“。。。。。。。。雪之下，我喜欢你，”  
“。。。。。。。。。好慢啊，你知道我等了多少年吗？”  
  
“对不起，我。。。”  
  
“真是的。。。作为惩罚，罚你一生都不许离开我哦。这是命令。”  
  
“啊。。。我会努力的”  
  
嘴里说着不靠谱的誓言，胸中的阴霾却消失不见了。  
  
曾经的不安，迄今为止的后悔等等不能说完全没有，但相信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够被支撑着勇敢走下去。正是那些苦恼造就了今天的我，所以在未来，他们也会助我一臂之力。  
  
烦恼着烦恼着，我就这样在烦恼中逐渐成长。虽然不知道以前的比企谷八幡怎么想，但现在的我一定在某些地方值得骄傲吧。  
  
凝望着雪之下噙着眼泪的笑脸，我感到这也许就是一直在寻找的全部的答案。  
所以，为了验证这个预感，我会竭尽全力，迎接未来。  
  
  
【fin】

1. 欢迎回家

“那、那个！比企谷先生今晚有空吗？能一起吃个饭么？”  
  
“啊，不好意思，已经约了别人了，谢谢你。改天可以吗？”  
  
“是吗。。。非常抱歉，打扰您了。”  
  
“没事。”  
  
被我委婉拒绝的女同事急匆匆地转身离开了。尽管清楚的知道自己没错，但看着她的背影胸口还是有些隐隐作痛。  
  
“我觉得这女孩还挺可爱的啊。”  
  
向我搭话的是平常午休的时候经常会靠过来的同事（性别男）。高学历高收入，也就是所谓的“精英”，除此之外，长得还很帅。简单来说就是个像叶山的家伙。  
  
“少管我。话说怎么想都不可能和一个名字都不知道的人一块吃晚饭吧。”  
  
“我的话倒是会去呢。”  
  
“你丫三观已经上天了。”  
  
帅哥君的价值观和我完全不同，让人不禁有些担心他会不会被人仙人跳之类的。哈，不过说不定他不是被人骗的那个，反而会是骗别人的家伙啊。  
  
“我说，每次都这样不觉得有点浪费吗。比企谷你意外地女人欢迎，却总是不去把握机会——难道说你有女朋友了？”  
  
“才——没。要我说几遍你才信啊。”  
  
“不过啊——”  
  
同事君边说着边用手指向我的便当盒。  
  
“这个咋了？”  
  
“我说，这么可爱的便当，你说没女朋友，哈”  
  
确实，又是小兔造型的苹果又是精心切好的章鱼啥的，对于单身男性来说难度也太高了。  
  
“。。。那啥，这个。。。是我妹妹做的。”  
  
“你刚才迟疑了一下对吧？”  
  
“才——没。”  
  
“。。。嗯，信不过你啊，给我看看你妹妹照片。”  
  
“给。”  
  
“动作好快！喔，好可爱！”  
  
“完全不像我，很可爱吧。啊，对她出手的话我就杀掉你。”  
  
“好恐怖。安心啦我喜欢年上系的。”  
  
“喜欢有包容力的？”  
  
“没错。”  
  
“那我倒是想给你介绍一位。。。”  
  
“蛤？不用了。总有一种会是不良少女的预感。”  
  
“真失礼，是超级优秀的女性哦？”  
  
“更可疑了。。。”  
  
明明想把自己恩师介绍给你，却被怀疑成不良。哼。比起包容力来说也许更像是强制力，但确实是年上系就对了。。。那个人还是单身吧，这样下去要被自己学生先超越了哦，某某老师！  
  
“不过啊，不管多漂亮的女孩接近你你都没什么反应，难道说以前受过什么巨大的打击吗？”  
  
“我可不像你这个外貌协会似的。怎么说呢，也许是上学的时候见惯了好看妹子吧。”  
  
还有我才受过什么打击，也没失恋过！折本那件事，事到如今再看也不过是再平淡不过的小打小闹而已。  
  
“看惯了妹子？什么意思？”  
  
“开过Bugatti以后你还会盯着BMW看个没完么？”  
  
“那我问你，按这个标准刚才那个妹子算是什么水平？”  
  
“Toyota吧。”  
  
“好过分！有照片么。”  
  
“别闹了，看完以后你会怀疑人生的。说不定会产生‘女人究竟是什么’之类的哲学思辨哦。”  
  
“少瞎替我担心。你没夸张吧。”  
  
“仅我所知就有三位数的人向她告白过。”（注：这里译者觉得写得不好，可能日本人的思想观念里被告白多是受欢迎的固定修饰方法吧，实际情况里，越是优秀的女孩子反而没什么人去告白，因为男的会清楚的意识到那么出色的女孩不是自己有资格接触的。被告白的多的反而是那种稍稍超出水准线一点，既符合男生幻想又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的类型——没错，就是折本那种。）  
  
“那是某本少女漫画的情节么。”  
  
“抱歉，是残酷的现实。顺便一提，那家伙讨厌的刚好是你这种类型的。”  
  
“梦还没开始就惊醒了啊。”  
  
“不管怎么说，看了也没用。那家伙没男朋友的时间长度等于年龄。”  
  
“因为要求太苛刻了么。”  
  
“。。。虽然没问过但应该是吧。不然的话以她的条件怎么也该有男朋友了。”  
  
“那你是怎么和那种大美女扯上关系的？”  
  
“高中时候的同级生。也是同一个小社团的，不知不觉就熟络咯。”  
  
“她性格怎么样？”  
  
“。。。超强势，不过最近貌似收敛一点了。”  
  
“像女王那种么？”  
  
“稍微有点不同。。。嘛，你就那么理解吧。”  
  
说着说着午休时间就快结束了。我收拾好“妹妹”做的便当，准备起身离开。  
  
下午也要好好工作啊。

“我说，比企谷，今天晚上想去你家一下，OK吗。”  
  
“。。。干嘛突然这么问？”  
  
刚下班同事君就向我搭话了。饶了我吧。。。还想早点回家呢。  
  
“没什么，只是想曝光一下工作狂人比企谷八幡的私生活而已。”  
  
仿佛是附和他一般，跟在他身后的同事们也都猛地点头。  
  
“你们怎么都聚在这啊。。。啥呀这是，新型的整蛊么？”  
  
“工作能力强的人比较有人气嘛，大家都很好奇你是怎么做到效率这么高的，想跟你学习学习。”  
  
“。。。应付比现在这个上司更恐怖的部长，帮助头脑不好的同学，照顾麻烦的学妹之类的。好了，传授完毕。我要回去了。”  
  
“我陪你吧！”  
  
“我才不需要人陪。”  
  
“有什么嘛，反正你也一个人住。”  
  
“我家很乱的，实在不适合给客人看到。”  
  
“没关系，正好可以当成喝酒时候的谈资。”  
  
“所以说去居酒屋不就得了，完全没必要去我家吧。”  
  
“在家里喝酒便宜。”  
  
“那喝完了谁收拾啊？”  
  
“那个到时候再说。”  
  
这个人没法沟通啊，说起来对我的私生活到底有什么兴趣啊。  
  
“而且你之前说了有约，就这么一个人回去不好吧？”  
  
“。。。好像也是”  
  
“为了抹平你的罪恶感，老老实实带我们去吧！”  
  
“。。。最晚不能超过末班车时间，你们就给我回去。”  
  
“知道了知道了”  
  
  
结果还是被硬迫答应了，我果然不擅长对付这种。从我向来没法拒绝小町和一色就知道了。而且就算找到了什么借口估计这家伙也会厚着脸皮跟到家里去，那从了他才是最有效率的途径。这就是我，拖沓专家比企谷八幡的准则。（注：能不做的事就不做，必须做的事尽快做。话说这真的是你原创的么= =）  
  
不过这样的话不得不提前做点准备啊。  
  
“我还有点事要做，你们几个先在公司外面等我一会。大概15分钟左右。”  
  
“嗯。。。？好吧，那你快点。”  
  
“别小看工作狂的速度啊，这不是你们说的么。”  
  
“哈哈，是的呢”  
  
“好了好了，快滚快滚”  
  
等到同事们呼啦啦地散去之后，我才尾随其后出了公司——我说有事做可没说是工作哦。  
  
确认完下四周没人以后，我在墙角调出了通话记录。然后，拨出了最上头的那一个。  
  
一阵嘟嘟嘟的忙音过后，电话“咔”地接通了。OK，尽快把事情办妥吧。  
  
“喂喂，是我。。。有点事想拜托你。。。。啊，嗯，快点。”  
  
  
  
走出大楼以后看到那群家伙果然在规规矩矩地等着。啧，还以为会已经回去了呢。  
  
“正好15分钟，不愧是比企谷。”  
  
“遵守时间成年人的基本修养。”  
  
“哈哈，好认真。”  
  
“这种程度都做不到的话可是很难在社会上生存的。。。。好了，快走吧，然后赶紧给我回家。”  
  
“哇，这方面也这么守时”  
  
“是谁说的要曝光我的隐私啊？”  
  
“是我。”  
  
“。”  
  
  
一边聊着这些没营养的话题，一边踏上回家的路。话说，上次像这种有别人到我家拜访是什么时候的事来着。  
  
  
“啤酒行嘛。”  
  
“再拿一瓶烧酒掺苏打。”  
  
“知道了。”  
  
在便利店把酒买的差不多以后我走到收银台结账。话说为什么一副是我请客的样子？开什么玩笑魂淡！要不要顺便买点开塞露啊。你们这群家伙怎么不GO到冈山县北边的桥底下去啊？！变态们抓宝可梦的时候顺道把你们也抓走就好了！（注：捏他了Pokemon GO，那么大概知道这篇同人是什么时候写的了）  
  
不过那个实在是不可能买的，这辈子都不能买的。封闭的岛国环境里人们对于性少数人群（直接说就是基佬啦= =）的包容度是很低的，如果买了的话明天起我在公司的地位就糟糕了。好悲伤，不如说好可怕。  
  
  
出了便利店以后再走不远就是我每天都能见到的高层公寓了。一行人在楼下停住了脚步。  
  
“。。。。。。是这里吗？”  
  
“怎么了，很糟糕么。”  
  
“租的？”  
  
“是我自己家的。”  
  
“。。。。。。难道说你爸妈是富豪？”  
  
“只是普通职员而已。”  
  
“。。。。。。你中彩票了？”  
  
“没。”  
  
“那为什么啊。。。。为什么啊。。。。”  
大概是看到了过于高级的建筑，帅哥君停止了思考。嘿嘿，不由得产生了点优越感。  
  
“不赶紧跟上门要锁了哦。”  
  
“啊。。。嗯。”  
  
背对着仍然沉浸在命运不公，嘴里不停碎碎念的同事，我打开了公寓的自动门。  
  
“上电梯了。”  
  
“。。。姑且问句，你家是几楼。”  
  
“顶层。”  
  
“。。。真的假的！”  
  
“骗你干嘛。”  
  
就是因为会变成这样我才不想让人来家里啊。不过，这次来过以后下次就可以在居酒屋应付过去了，这么想的话倒也值。

“到了。”  
  
周围的同事们都一副丢了魂的样子。似乎是看了太久不想直视的现实的缘故。  
  
“20多岁就能住在高级公寓的顶层。。。。。。20多岁就能住在高级公寓的顶层。。。。。。”  
  
你们是在乌拉乌拉地诅咒着什么啊，是你们非得要来的吧，要怪就怪自己好了，不关我的事。  
  
“嘛，也不用那么激动了，里面也不过是普通的5居室而已。”  
  
“。。。。想打架么”  
  
“总之先进来吧，里面也没什么准备，随便坐好了。”  
  
“哦。。。”  
  
接着，打开玄关以后迎接我的就是！当当当当~闪闪发光的起居室！  
  
。。。。。。。。。。。。。。。。喂稍等一下，为什么会是闪闪发光的呢？灯怎么是开着的？  
  
“啊啦，欢迎回——”  
  
在眼前身穿围裙的女人说完话之前我赶紧用全力把玄关的门重新关上。  
  
  
“呐比企谷，总感觉刚才里面好像有个女的在里面啊。”  
  
“我妹妹。”  
  
“不，和照片完全不一样的说”  
  
“。。。。。。。。。。。。”  
  
我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么！偏偏给他看照片这天发生这种事！！  
  
“总之等五分钟，要做的事又多了一点点。”  
  
“。。。。啊，了解。”  
  
于是我把他们留在外边，自己单独向屋子里GO了过去。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不，这应该是我的台词吧”  
  
女孩歪着头，一脸迷惑的样子。好可爱，不对，就算再可爱也不行！  
  
“我应该拜托过你帮忙打扫一下房间吧？”  
  
“诶，整理好了以后顺便做了点招待客人的料理，然后就一直到了现在。”  
  
“”虽然这么说有点不好意思，不过。。。你为什么在这里啊！！”  
  
“你也没说过要我出去吧？”  
  
“。。。。。。啊”  
  
“还以为你要好好感谢我呢，现在看好像不是那样呢？”  
  
“。。。。。。啊非常抱歉，是我的错。”  
  
“没办法啊，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就原谅你好了。”  
  
“。。。那，接下来该怎么做？”  
“这个嘛，做好觉悟吧。”  
  
雪之下雪乃带着和从前一模一样的笑意，如此对我说道。

“打扰了——”  
  
同事们正在入侵比企谷家！我方出动先锋官雪之下雪乃进行迎击！  
  
“请进。”  
  
“唔——”  
  
好强！一个回合下来就击倒一半敌军么。已经进化到究极体的雪之下微笑好强！不管是处男还是老司机，统统无法招架！除了站在我身边的帅哥君，一干同事全部都落入了雪之下的魔爪。天，这个女人真的有魔性。  
  
挡下雪之下combo的帅哥君用手肘轻轻敲着我的侧腹部。干嘛？好恶心。  
  
“这是，哪位。。”  
  
“朋友。”  
  
“。。就是中午说的那个么”  
  
“没错。”  
  
“。。。。。。从实招来你们什么关系。”  
  
大概声音稍稍大了一点，谈话的内容不小心被雪之下听到了。她露出了恶作剧般的微笑，眯起眼睛回答道：  
  
“我是他妻子。”  
  
“才怪！”  
  
呜哇，一瞬间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某些视线穿了几个来回！如果那是刀子的话我已经多了几对透明窟窿了。啊，对了，这就是我常常发出的“爆炸吧现充”射线！  
  
“你小子。。。”  
  
“真的假的”  
“没听你说过啊”  
  
“干脆给我爆炸吧魂淡”  
  
别擅自说些奇怪的话害我被同事诅咒啊。我无奈地看向雪之下，只见罪魁祸首把头转向一边，用手捂住嘴，憋笑憋得脸都红了。。。。这家伙，玩的倒是挺开心啊。。。  
  
或许是觉得我太可怜了，她咳嗽了几下，似乎是为我辩解一般说道：“抱歉，刚刚是骗你们的。”  
  
哈，就是这样嘛，拜托你们别那样看我了。  
  
  
“是‘未来的’妻子。”  
“所以说才不是啊！！”  
  
室温再度升高，冰冷的视线从四面八方射了过来。你们就那么憎恨别人幸福么？等等，好像我也憎恨别人来的，那是当然的了。不过这次完全冤枉啊！  
  
“她只是给我介绍了这所房子的邻居而已，OK？”  
  
“你好像忘了让人心动的年轻女作家这个头衔呢？”  
  
“她只是给我介绍了这所房子的让人心动的年轻女作家邻居而已，ok？”  
  
“还是高中时候的同级生，并且已经私定了终身。”  
  
“前半部分暂且不论，后半部分是什么时候加上去的设定？！”  
  
“那个，我有一言，请诸位静听，”实在看不下去我和雪之下拌嘴的帅哥君忍不住打断道，“外面好冷我们能进去了么？”  
  
“。。。。。。啊，抱歉。”  
  
总之，先赶紧把这群家伙请到客厅。

“咦，比企谷高中时候就这么刻薄了啊。”  
  
“诶，或许还要更刻薄一点呢。”  
“。。。。。。我说，能不能不要说我以前的事情了，很尴尬啊。”  
  
这什么啊！简直是把我内心深藏的秘密活生生拽到阳光下暴晒。你就这么喜欢宣传我的黑历史么，请住手好么实在太羞耻了！  
  
“啊对了，雪之下小姐，比企谷今天还夸你是个大美人呢。”  
  
“啊啦，真的吗？”  
  
“不，话说不能换个话题么。”  
  
“哦，之前被告白的时候还说已经有喜欢的女孩子了之类的。”  
  
“好像还硬把一看就知道是爱妻便当的料理说成是妹妹做的。”  
  
“啊啊，之前还问过女同事女孩子会喜欢什么礼物之类的。”  
  
“。。。。。。。原来如此”  
  
“。。。。。。怎么了，有什么不好么，要杀我灭口么”  
  
“不，没什么。。。”好想死，求求谁来杀掉我吧。  
  
“工作上没给你们添麻烦吧，毕竟这个人很麻烦的。”  
  
“不会不会，比企谷很厉害的哦，好像明年就升职了对吧。”  
  
“哦。。。”  
  
说着，雪之下把目光转到我这边。  
  
“你看，就说我有好好工作吧。”  
  
“你的话很难让人相信，不过，这次好像是真的呢。”  
  
“还在怀疑啊。”  
  
“开玩笑的。”  
  
“怎么了同僚们，怎么一副很稀奇的样子。”  
  
几个同事听着我们的对话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答道：“看你总是游刃有余的样子，原来你小子也有弱点啊。”  
  
“你丫也是人类啊。”  
  
“喂喂好像说了很过分的话啊喂。”  
  
就这样，晚上的时间过去了一大半，话说末班车怎么还没到。快点开好么，再这样下去我的胃要受不住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冷酷形象毁于一旦了。  
  
好像收到我的电波了一样，帅哥君突然站了起来。  
  
“待太久也不好，我们差不多要回去了。明天还要上班。”  
  
说着，他催促着其他人，向玄关的方向走了过去。  
  
“那再见咯，今天很开心，明天在公司又有得聊喽。”  
  
“饶了我吧。。。”  
  
“哈哈哈，开玩笑的。那，明天见。”  
  
“哦，快滚快滚。”  
  
“哈，还是老样子，很过分诶。”  
  
“要你管。好了快回去吧。”  
  
“知道了知道了。”  
  
玄关的门终于关上了，我家又得到了久违的安静。  
  
  
“好~累~啊”  
  
“辛苦了。”  
  
“你觉得是谁害的啊。”  
  
“恩，是谁呢？”  
  
“。。。是你啊！”  
  
说着，不由得回忆起了几年前住进这里的契机。

“啥？作家？获奖？”  
  
“诶，投稿以后得了新人奖。给，我的签名书。”  
  
“好厉害。。。不过这和买下一层公寓有什么关系么？”  
  
“试着用奖金做了点金融投资，运气不错赚了点钱。”  
  
“。。。总觉得哪里不对啊”  
  
“这一层本来就是我家的，我从爸爸那里花钱买下来了而已。”  
  
“手笔也太大了吧。。。然后呢？”  
  
“不收你房租，怎么样，要搬过来么。再怎么说一个人生活的话做饭做家务都不方便的吧。”  
  
“不不不等会，从哪开始吐槽好呢。”  
  
“而且这里离你上班的地方也蛮近的。不是挺好的么。”  
  
“不是那个问题啊。。。”  
  
“和我住在一起的话我还可以早上叫你起床，帮你做早饭晚饭之类的。选择了不受时间限制的工作真幸福呢。”  
  
“。。。不，虽然这个提议很有诱惑力，不过，那个，我可受不了世人的目光啊。”  
  
“什么意思？”  
  
“那个，这种情况在日本不是一般会被叫做小白脸么”  
  
“可是你不是有自己的工作吗。”  
  
“倒也是。。。”  
  
“还是说，讨厌我？”  
  
“啊，不、才不是”  
  
“那就这么决定了。小町那边我会去跟她说的，下周就搬过来吧。”  
  
“蛤？！。。。”  
  
“请多关照哦，邻~居~桑~”  
  
从那时（被包养）起已经过了几年，岂止是早饭晚饭，连洗衣服什么都帮我做了啊。（小女仆雪乃？好萌啊）。托她的福，我也能专心于工作，逐渐出人头地。  
  
“不过再怎么说，你也不是我的。。。妻子什么的。”  
  
“不能接受我么？”  
  
“不，那个，总是要有个先后顺序的嘛。。。”  
  
“小町已经被我劫持成人质了哦？”  
  
“所以说那家伙才天天说什么雪乃姐姐的么。。。”  
  
“难得可爱的妹妹求你一次，你是不会拒绝的吧？”  
  
“这、这个嘛，基本上不会。不过，男人可是有自己的尊严的哦？才不会一天两天就被磨灭的哦？”  
  
“是么，那我就充满期待的等着了。”  
  
说完，雪之下把脸埋进我的胸口。虽然涌起了强烈的想要抱紧她的冲动，但是我们，还没有交往啊。不能做那种不负责任的事，但至少，可以摸摸她的头吧。  
  
“哦，好好等着吧。”  
  
“诶。。。今天，在公司里没有沾花惹草吧？”  
  
“。。。。。。你还真是，强势啊”  
  
“在夸我么？”  
  
“就当是那样吧。”  
  
和学生时代比起来，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这样，我在静静流淌的时光里思考着未来——这感觉，也不坏啊。  
  
  
  
（第一章完）

这是某个休息日发生的事。  
我沉浸在资产不断增加的快感中，坐在沙发上专心致志玩游戏。（注:桃太郎电铁，好像是这个游戏，应该是模拟经营类的）不知何时，刚刚一直处于工作模式的雪之下坐到了我旁边。  
“辛苦了，你也要玩吗。”  
“不，就是想看看而已。”  
“是吗”  
确实很大一部分人更喜欢围观别人玩游戏，我以前也是这样。在游戏厅里净看别人跳来跳去，敲来敲去。  
“赚了好多呢，快有我的50倍了。”  
“游戏和现实怎么比啊！”  
顺便我的总资产已经快有9位数了，这么一想雪之下小姐的身价。。。可怕，墙角害怕.jpg。  
“前几天好像听说你入选那个文学奖的评委会了？”  
“嗯，身为作家当然要努力为文坛做贡献。”  
“怎么样，有发现什么潜力新人么？”  
“还只是钻石原石而已，需要不断打磨。”  
“嚯，有点期待呢”  
“诶。”  
两个人都是即使沉默也不会觉得尴尬的性格，所以这种安静的气氛反而无比舒适。春去秋来，我和她的同居生活，开始了。  
“呐，从刚才开始就想说，怎么了吗？”  
“没事。”  
“真的？”  
“诶。”  
感受到停留在我脸上的视线，我下意识地问了雪之下，但她回复异常坚决。。。嗯？那为什么盯着我啊。  
“对了，你负责评审哪类小说啊。”  
“恋爱小说。大概是觉得年轻女性比较适合做这类吧。”  
“明明你畅销的是纪实类啊。”  
“是的呢。”  
总之你高兴就好了。雪之下一说到这些眼睛就会发光————真的很热爱工作啊，绝无一丝虚假。说到这，之前说“是他妻子。”的时候那个绝对不会说谎的雪之下去哪里了喂。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么？”  
“眼睛，鼻子，还有嘴啊。”  
“我指的不是这个啦”  
问题又被巧妙地化解了。不过小姐你这样盯着我真的让人很难冷静下来啊。  
“呐，比企谷君，稍微把脸转过来一点。”  
“啊？怎么了啊。”  
“过来就是了。”  
“哦。。”  
“啾。”（注:就是，亲上了的声音，啾，啾啾啾）  
啾什么啾啊！把人家的嘴唇当成什么了！小点心么！吓我一跳！  
“感想？”  
“。。。吓到了。”  
“还有呢？”  
“。。。很软”  
“是、是吗，还有吗”  
“。。。没了！说，你有什么目的？”  
“没有目的就不行么？”  
不，倒不是不行啦，但对一个小处男来说  
有点太刺激了。

“不是不行，但是，为什么突然。。。”糟糕，脸红的说不出来那个词。  
“刚才看的那本小说里写了:初吻是柠檬的味道。所以就想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  
“这样随随便便就把人生重要的东西试了出去真的好吗。。。”  
“我无所谓，早晚会给你的嘛。其实，就算要做那个也可以的哦，和你的话。”  
喂！刚刚是不是说了很不得了的爆炸性发言！  
“假设，一个男的，突然被女孩亲了，然后还能淡定的回味着说，啊，刚才尝到了柠檬味。你会怎么想。”  
“脑子有问题吧。”  
“对吧！像我这样感情丰富的人，被吓了一跳的时候可是完全感受不到其他东西的。”  
“明明为了让你好好感受还特地伸了舌头呢。”  
“我故意没提为什么你还特地说出来啊。。。”  
“顺便我尝到了咖啡味道。”  
“因为刚喝过嘛。。。”  
“总之，谢谢合作。”  
“什么合作啊。。。”  
“可以成为以后小说的素材。”  
“素材？”  
雪之下继续说道，“男人突然被女孩子亲了的话会动摇到连刚才喝的咖啡是什么味道都不记得，对吧？”  
“嘛。。。嗯。。”  
“今后要不要改写恋爱小说呢？。。。”面对一脸平静喃喃自语的雪之下，我的内心突然感到有点火大，沸腾起某种嗜虐感。  
本来被捉弄的一方就会不爽吧，“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你的信条哦。我可不会就这么随随便便放过你。  
“雪之下，看这边。”  
“怎。。。”  
“啾”  
。。。。。。。。。  
“什什什么嘛。。。突然间”  
“说话都结巴了哦。哈哈哈，好棒，素材又多了一份呢。”  
“。。。。什么啊。。什么啊。。。什么啊。。”  
看着像坏掉的CD机一样不停复读的雪之下，我不禁露出了复仇成功的围笑。  
“喂，比企谷，你和雪之下小姐真的什么都没有么？”  
“。。。。。。没，嗯，没错”  
“yoooo～～～”  
“喂，少用那种眼神看我，很恶心。”  
“yoyoyo～～”  
放在便当  
。。。。。。这报复来的很凶呀。  
什么难道说我还是永远都赢不了雪之下么。意识到这一点，已经是第二天下午的事了。  
（第二章 完）

咔哒作响的手腕提醒着它马上就要得腱鞘炎了。即使喝了功能饮料也压抑不住困意，干涩的眼球宣示着主人已经连续几天没睡好了。  
“比企谷，这个就交给你了。其他的资料总结就由我来做。”  
“知道了。真是，这几天的工作能分一部分到清闲时候就好了。”  
“没办法啊，所有工作都一样。”  
“说的也是。”  
扫了眼周围，职员们都在忙个不停————同时眼神里也毫无生气，这样下去效率只会越来越低吧。不过在这种让人抓狂的气氛里，的确很难不焦躁啊。  
“嘿，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  
“嗯，知道。”  
看着几乎占满了整个视野的资料，我仿佛放弃了一般叹息道:  
“今天回不去了啊。”  
虽然和某处的某人约定好了今天早点回家，但是恐怕只能爽约了呢。抱歉————，你晚上一个人先睡吧。  
默默地在心里道过歉，手指重新在键盘上用力敲打起来。  
不知不觉早就过了下班时间。看不见终点的比赛却还在继续。就算有加班费，但不想做的事情就是不想做啊。加班什么都去死吧，我要回家。  
“不好意思，买咖啡的时候多打了一位数。”  
“哇！不要。。。咖啡什么的已经。。。”  
“啊，我才不困，完全不困！”  
说话的几个人刚才开始就失误连连，为了弥补这些失误又要花费更多时间。看起来已经到临界点了。打瞌睡也是没办法的，一副眼睛都快要睁不开的样子再嘴硬也没用啊。  
所以回去吧，翘班吧？  
才怪！拼命压制住小八幡逃走的冲动，我不禁把目光投向仍旧从容自若专心工作的帅哥君。  
“喂，听说过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没。”  
“就是彻底崩塌往往源自微小的隐患吧。”  
“你明白就好。”  
这句话出自韩非子。不过这种事怎样都好，重点在于我接下来要做的————  
“喂——你们，先停停，听我说”  
由于我平时很少这样大声喊话，所以一下子就成功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力，齐刷刷地看向我。  
“大家差不多快到极限了，这样下去即使硬干也只能起到反效果，所以今天就到此为止，都给我解散，回家好好睡一觉，然后明天好好干！”  
话音刚落，周围就开始议论纷纷。虽说是上司，但资历还没我老，才不想听他的呢。————肯定有这么想的家伙。  
不过听好了，重复着做没意义的事什么的，老子高中就敬谢不敏了。  
还有，保护手下是上司的职责所在，这是雪之下老师说的————等等，这种记忆给我删除掉！  
“没有留下来继续加班这种选项，15分钟内给我走干净。”  
“这是命令。”我补充道。嘿嘿，早就想这么说一次试试了。

“可是截止日期马上。。。”  
旁边的新人吞吞吐吐说道。原来是怕赶不上完工么，顺便一提截止日期（deadline）就是最后时限的意思，而不是死亡线的意思。避开deadline听起来好像是某种“飞跃生死之间大恐怖”一样帅气的动作，但实际上不过就是偷懒拖延而已。  
“与其睡眠不足然后硬撑着熬一个小时，不如好好休息，然后充满效率地工作半个小时。好了，别磨磨蹭蹭浪费时间了。快回家吧！”  
“可是。。”  
“都说了没什么可是的，放心，一定能赶在截止日期前做完，我从来不打没准备的仗。”  
“是。。”  
“行了，解散解散！”  
说着，我率先开始收拾整理办公桌。见此，其他几人也开始窸窸窣窣整理桌面。这就是日本人的民族性啊，害怕和其他人不一样。该说是可悲呢还是什么呢，总之现在倒是帮了我大忙。  
少数即是原罪。  
受大势感染，原本摇摆不定的家伙们也不得不屈从于此————而且，你们本来就不可能战胜睡眠的诱惑。  
随着员工们陆陆续续离开，偌大的办公室又变得空荡荡。嗯？等等，怎么还剩了几个不走的？  
比企谷，乘胜追击！  
“喂，你们几个，快走啊，要不然我也走不了。”  
说完以后，他们却并没有同我想的一般动起来，反而纷纷回击道:“骗人！你们俩绝对是要留下来加班对吧！”  
“你们演技也太拙劣了吧”  
“就是就是，我们也要留下来帮忙”  
还是演砸了啊，我和旁边的帅哥君相视苦笑。不过，面对别人的好意就要坦率接受。  
“谢了，帮大忙了。”  
“嗯，然后呢，你们打算怎么做？”  
姑且说明一下好了。  
“少数精锐之间信息传达的速率要更快，所以今晚把需要合作的部分做出来，明天则专心做那些可以通过人数弥补的部分。”  
“明白！”  
不愧是和我同期的伙伴，很开就理解了我的意图。嘛，真是谢谢了，本来都做好至少加班三个小时的觉悟了。  
线路制定好了以后就是按步骤执行，所有人回到岗位开始行动。  
有了值得信赖的家伙相助，我似乎又燃起了新的力量，工作的速度又提上了一个台阶。  
.......................  
在半路上好几次差点站着睡着，不过总算平安走到自己家门口。某人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的手表上显示，已经将近凌晨一点。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额。勤勉如我，实在值得表扬一下，快夸我！  
从包里取出钥匙，插入锁孔以后轻轻转动，“喀”地一声清响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如既往的光景，明亮的起居室————  
等等，所以说为啥灯是开着的？  
“欢迎回家。”  
。。。。。。。。。。。。  
“欢·迎·回·家。”  
“噢噢。。。我回来了。”  
站在门口迎接我的，是身穿猫咪图案睡衣的雪之下。  
。。。现在已经是凌晨一点了哦，难道说一直在等我么？  
“你还知道回来啊。又像以前那样什么事都一个人包下了么。”  
“才没。。。现在有可靠的家伙。。和会帮我的伙伴了。”  
虽说还是不擅长主动向别人求助，但事情也能完满解决，这大概也算是成长了吧。经过了那些日子，或者说，经过了今天这样的日子。  
“那就好。”雪之下的脸上浮现一抹微笑。不知为何，看着她的笑脸，自己的两颊也变得有些发烫。希望是因为太累了的缘故吧。。。  
“怎么了？”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不如说过于没什么了所以才有问题”  
“。。。嗯？”  
说实话刚才那个绕口令说得好溜，自己都有点佩服自己了。不过这才不是因为孤零零都擅长自言自语的缘故。话说“孤零零”这种自称似乎很久以前我就不用了。因为我有朋友。。。不，用我的话来说，因为我已经有伙伴了啊。  
“快坐下吧，我也有点饿了。”  
“哦？我不记得你有吃宵夜的习惯啊。”  
“不是宵夜。是因为某个人害得晚饭都还没吃。”  
“。。。。。。。。”  
“怎么突然不说话？有罪恶感？”  
“。。。你先吃不就好了，还有，不是让你先睡么”  
“真是的，”雪之下鼓起脸颊，接着道，“你忘了我当初为什么要你搬过来么，就是因为一个人吃饭太寂寞啊，而且就算做得再好吃也没人知道。”  
“。。。。抱歉，刚刚没想那些”  
“措辞不当，重说(。•ˇˍˇ•。)”  
不，就算你说措辞不当。。。我努力转动已经迟钝的大脑，开口道:  
“。。。谢谢（thank u）。”  
“答对了。(\*˘︶˘\*).。.:\*♡答对的人就奖励我亲手做的晚餐。”  
“等着”，说完，雪之下便穿着拖鞋啪嗒啪嗒地向厨房走去，大概是去热饭了吧。  
（这几天受小拳拳影响，尝试给雪乃加了颜文字。hohoho，好可爱，举高高）

...............  
目送她离开以后，我就默默地在餐桌旁等着。。。。她为我做了这么多，已经远远超越了“麻烦”的程度，我又该拿什么报答呢？就算再贵重的东西她大概也不会收吧。。。。不，如果是那个的话，或许可以。。  
我的视线落在了自己的皮包上。不用特地确认也知道，里面藏着早就准备好了却一直没有送出去的某样珍贵的物品。  
把手伸进去摸索了一下，果然，那东西静静地躺在那里。  
..........是时候做出觉悟了。  
“在做什么呢？”  
“呜哇！”  
我被突然闪现身边的雪之下吓了一跳，手上拿的东西差点掉到地上。慌慌张张地把它放进口袋里藏好后，我转过头面向雪之下。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小动作，只是一脸惊奇地盯着我。  
“饭热好了哦，快吃吧。”  
“噢，噢噢”  
“好可疑。。你刚刚在干嘛？”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奇怪。。”  
“我是个奇怪的人，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说的也是♬ ”  
总觉得她似乎误会了什么。。。雪之下拉着我的手走到餐桌，摆在上面的是和平常一样看起来就很美味的料理。  
“那，我开动了。”  
“嗯，请慢用。”  
姑且夹起一块炸鸡放进嘴里嚼一下，却因为心跳过快，像傻瓜一样，完全尝不出味道。我又喝了一口味增汤，果然也是一样。  
“味道如何？”  
“味道如何。。？啊，好吃，超级好吃！”  
“是嘛”  
糟糕！超紧张，话都说不好了。话说我家老爸竟然是突破了这等难关的猛士么！说起来全天底下的爸爸们都是猛士啊，一直以来小看你们了真是对不起！  
“稍微说一句，明天开始要提前告诉我几点回家哦，也方便我确定什么时候开始做菜。”  
“嗯，知道嘞。”  
说出口的话总觉得和平常有点不一样，才不是因为紧张哦，别误会了。  
“而且啊，”  
“哦”  
我有一茬没一茬的接着话，内心却早就集中在挑选哪个时机说出那句话了。  
“像这样，不觉得很像是真的夫妇么？”  
...........................这就是所谓机不可失吧  
“话是那么说。。。”  
“嗯？”  
首先要切断自己后路，让自己无路可退，然后就是一心向前————  
“。。。。。。。。。”  
“怎么了？感觉你今天有点怪怪的。。”  
抱歉，接下来就告诉你为什么————  
“那个，能收下这个么。”  
说着，我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黑色小盒。努力挤出的话语却完全没有预想中的帅气感。该说是有我的风格好呢，还是超级难为情好呢。。  
“这是什么？”  
“打开就知道了。。大概”  
雪之下雪白的手指轻轻开启了锦盒，我强忍着心脏要跳出来的紧张感，把目光集中于那一点。  
“是。。戒指呢。。今天是什么节日么？”  
“大概是求婚纪念日吧。”  
听见这句话以后，雪之下周围的时间仿佛冻结了一般，整个人呆在那里。  
。。。被像我这样的人求婚也不至于那么难过吧。说实话我确实有点自信过剩了，本来像雪之下这样优秀的人就是不可能————  
“。。。。。好开心，我一直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哦”  
“。。那为什么哭啊，笨蛋”  
“。。。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看到这家伙哭的机会恐怕不会有第二次了吧。（其实生孩子的时候估计也会疼哭一次＝ ＝）  
但怎么说呢，我希望再也见不到她哭泣的脸，而是永远幸福的笑着。  
所以，我要把那句话说完————  
“今生今世，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度过。”呆住数秒之后，雪之下露出了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展现过的笑容，用力地点头道  
“嗯！”  
“要让我幸福哦”  
“交给我吧。”  
不知不觉，我和她已经相识近十年了。一起度过的漫长日子里，我们的轨迹逐渐重合。一个人孤零零走过的路似乎到了终点，然后我和她在那里相遇。接下来，就是两人一起。那么，即使再艰难，也一定能平安度过。  
我望着她因哭泣而有些红肿的双眼，如此确信着。...............  
目送她离开以后，我就默默地在餐桌旁等着。。。。她为我做了这么多，已经远远超越了“麻烦”的程度，我又该拿什么报答呢？就算再贵重的东西她大概也不会收吧。。。。不，如果是那个的话，或许可以。。  
我的视线落在了自己的皮包上。不用特地确认也知道，里面藏着早就准备好了却一直没有送出去的某样珍贵的物品。  
把手伸进去摸索了一下，果然，那东西静静地躺在那里。  
..........是时候做出觉悟了。  
“在做什么呢？”  
“呜哇！”  
我被突然闪现身边的雪之下吓了一跳，手上拿的东西差点掉到地上。慌慌张张地把它放进口袋里藏好后，我转过头面向雪之下。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小动作，只是一脸惊奇地盯着我。  
“饭热好了哦，快吃吧。”  
“噢，噢噢”  
“好可疑。。你刚刚在干嘛？”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奇怪。。”  
“我是个奇怪的人，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  
“说的也是♬ ”  
总觉得她似乎误会了什么。。。雪之下拉着我的手走到餐桌，摆在上面的是和平常一样看起来就很美味的料理。  
“那，我开动了。”  
“嗯，请慢用。”  
姑且夹起一块炸鸡放进嘴里嚼一下，却因为心跳过快，像傻瓜一样，完全尝不出味道。我又喝了一口味增汤，果然也是一样。  
“味道如何？”  
“味道如何。。？啊，好吃，超级好吃！”  
“是嘛”  
糟糕！超紧张，话都说不好了。话说我家老爸竟然是突破了这等难关的猛士么！说起来全天底下的爸爸们都是猛士啊，一直以来小看你们了真是对不起！  
“稍微说一句，明天开始要提前告诉我几点回家哦，也方便我确定什么时候开始做菜。”  
“嗯，知道嘞。”  
说出口的话总觉得和平常有点不一样，才不是因为紧张哦，别误会了。  
“而且啊，”  
“哦”  
我有一茬没一茬的接着话，内心却早就集中在挑选哪个时机说出那句话了。  
“像这样，不觉得很像是真的夫妇么？”  
...........................这就是所谓机不可失吧  
“话是那么说。。。”  
“嗯？”  
首先要切断自己后路，让自己无路可退，然后就是一心向前————  
“。。。。。。。。。”  
“怎么了？感觉你今天有点怪怪的。。”  
抱歉，接下来就告诉你为什么————  
“那个，能收下这个么。”  
说着，我从怀里掏出一个精致的黑色小盒。努力挤出的话语却完全没有预想中的帅气感。该说是有我的风格好呢，还是超级难为情好呢。。  
“这是什么？”  
“打开就知道了。。大概”  
雪之下雪白的手指轻轻开启了锦盒，我强忍着心脏要跳出来的紧张感，把目光集中于那一点。  
“是。。戒指呢。。今天是什么节日么？”  
“大概是求婚纪念日吧。”  
听见这句话以后，雪之下周围的时间仿佛冻结了一般，整个人呆在那里。  
。。。被像我这样的人求婚也不至于那么难过吧。说实话我确实有点自信过剩了，本来像雪之下这样优秀的人就是不可能————  
“。。。。。好开心，我一直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哦”  
“。。那为什么哭啊，笨蛋”  
“。。。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看到这家伙哭的机会恐怕不会有第二次了吧。（其实生孩子的时候估计也会疼哭一次＝ ＝）  
但怎么说呢，我希望再也见不到她哭泣的脸，而是永远幸福的笑着。  
所以，我要把那句话说完————  
“今生今世，我希望能和你一起度过。”呆住数秒之后，雪之下露出了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展现过的笑容，用力地点头道  
“嗯！”  
“要让我幸福哦”  
“交给我吧。”  
不知不觉，我和她已经相识近十年了。一起度过的漫长日子里，我们的轨迹逐渐重合。一个人孤零零走过的路似乎到了终点，然后我和她在那里相遇。接下来，就是两人一起。那么，即使再艰难，也一定能平安度过。  
我望着她因哭泣而有些红肿的双眼，如此确信着。

“怎么了比企谷，感觉你比平时有活力多了呢？是碰见什么好事了吗。”  
  
“吵死了少管我。没听说过认真的男人最美丽么。”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别废话，马上就要到交货日期了，给我麻利点。”  
  
  
  
意识到那一天就快要来临，我感觉浑身上下打满了肾上腺素。  
  
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额！

宠物店里面住着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对于众多爱好者来说简直就是伊甸园一般的存在。（幻♂想♂乡）当然，它偶尔也会是操纵冰柱攻击别人的替身使者，请谨慎靠近。  
  
一般来说，大型购物中心里的宠物店是最有人气的地点之一。逛够了的孩子会在这里休息，拎包拎累了的丈夫们也会在此歇脚。顺便一提，也是能赚取夫人们分数的好地方。  
  
此刻我所在的这个店里挤满了等待主人的小家伙们，小猫小狗小鱼小鸟，还有小岛。  
  
等等，小岛是啥？嘛，算了不管他。  
  
总而言之，任何人都抵抗不了小毛球的诱惑，无论男女老少都会缴械投降。比如，眼前的某位小姐就已经把自己双手绑起来了。  
  
“那个，你眼睛冒星星了哦？”  
  
“等下，让我好好想一想。”  
  
拜托店员挑选了三只小奶猫以后，雪之下——额，曾经是这个姓，现在是比企谷了呢——雪乃就一直和它们进行喵喵喵地神秘对话。我凝望着她的侧脸，不禁回想起了今天早上的事。

“我要去趟宠物商店。”  
  
“怎么了，这么突然。”  
  
“结婚以后，感觉有余力养猫咪了呢。”  
  
“啊，我当然同意啦，就是有点好奇为什么挑这个时间点”  
  
“不为什么。也许是上学时候积攒的养猫欲终于再也抑制不住要爆发了吧。”（其实这种欲望我也有= =捂脸）  
  
“那还真是重症啊。。。嗯，那就走吧，毕竟还蛮花时间的。”  
  
“给你十秒钟时间。”  
  
“我强烈要求+20s。”  
  
“29，28，27，26”  
  
“喂！”  
  
“开玩笑的。总之快点哦，已经快要忍耐不住了。”  
  
“是，是，公主殿下。”  
  
  
  
——————————————————————————————————————  
  
“走那么快干嘛。。。回家的时候会没体力的”  
  
“回去的时候你背我。”  
  
“很羞耻所以请允许我拒绝。”  
  
  
  
———————————————————————————————————————  
  
  
  
“。。。。。。。这就是命运的邂逅么”  
  
“虽然很理解你高兴的心情，但是也不用这么入迷吧。。。”  
  
“。。。叫声。。。好可爱”  
  
“给我好好听别人说话啊喂！”  
“好多猫咪啊。。。是梦么”  
  
“是现实啊，嘿——你看，会疼的吧”  
  
“啊，那只也好漂亮”  
  
“果然没在听啊。。。”  
  
“这几只好淘气”  
  
“好像写着它们是同一窝的兄弟姐妹的样子”  
  
“关系真好呢。。。喵。。。喵”  
  
“。。。要带回家么”  
  
“嗯，要。”（卧槽这句怎么能听见了我的雪）

就这样，到达宠物店以后的短短一个小时里，我家夫人露出了前所未有纠结的表情。  
  
“果然是茶色这只比较好么。。。等等灰色的也很可爱。。。啊这只的小肉球手感好棒”  
  
“说是兄弟毛色却都不一样啊，猫妈妈真是辛苦了。”  
  
“父母有混血就会这样哦，而且听说母猫会储存许多不同公猫的子种。（注：就是sperm，担心原文打不出来所以换了个词）”  
  
“这是哪门子伦理剧啊我去——话说一个美丽的小姐姐竟然会说出子种这个词。。。”  
  
“那，某种会让人怀上宝宝的物质，这个说法怎么样？”  
  
“。。。这不是更奇怪了么”  
  
在我们进行不着边际的对话的同时，三只小猫一直端坐在地板上凝视我俩——不会是要把我净化掉吧。  
  
“确定从它们仨里选吗？”  
  
“嗯，在箱子里的时候吵吵闹闹，取出来了以后却安安静静的呢。对我来说有种很特别的吸引力。”  
  
不再打闹的小猫们时而伸伸懒腰，时而把头靠在旁边兄弟的身上，可爱的动作让人不由自主想去宠爱一番。它们刚生出来的时候，负责照看的饲养员恐怕也是有着和我同样的心情吧。  
  
“好难呀，选了哪一只都觉得有点对不起其他的。”  
  
“是啊。。。”  
  
说着，她用纤细的手指抚摸着茶色小奶猫的下巴。猫咪舒服地眯起眼睛，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也不甘示弱，用同样的方法摩挲另外两只，耳边立刻响起了咕噜咕噜的大合唱。  
——不过就算听一天也不会有什么进展啊。  
  
“每只都很亲人呢。”  
  
“没错啊。。。”  
  
刚刚抱起那两只的时候丝毫没有遭到反抗，雪乃怀里那小家伙也是乖乖地任她抱着。  
  
“宠物是家人般的存在，所以要好好选哦，你打算要哪只？”  
  
“。。。我也不知道啊”  
  
就在我俩苦恼的时候，三只小猫纷纷靠在我们脚边蹭着——哈，毕竟它们也是一家人呢。  
  
“呐，我突然有了个想法。”  
  
“好巧，我也想到了一个主意呢。”  
  
“那我数一二，我们一起说出来？”  
  
“不用了，先让我听听你怎么想吧。”  
  
于是，我开口提议。  
  
“把它们全都带回家里吧。不然的话硬要它们分开也太残忍了。”  
  
家里能养一只猫就能养三只，而且看起来猫咪三兄弟的关系非常不错，也不会出现打架啊之类的麻烦。  
  
“赞成。”  
  
她微笑着回答道。对于无比重视亲情的她来说，这是唯一的答案吧。  
  
“家里要变得热闹起来了啊。”  
  
“这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哦，以后再也不会感到寂寞咯。”  
  
“那我的任务不是被抢走了嘛！”  
  
“安心啦，你是独一无二的哦，对我来说。”  
  
“。。。。。。”  
  
“比企谷菌吃醋啦？”  
  
“才没！”  
  
为了调整一下稍稍有点奇怪的氛围，我像抚摸猫咪一般，把手放在了她的头上。雪乃纤细的身躯随着我的揉来揉去左右晃动，像个弥次郎兵卫。（注：这个厉害了，译者查找了日本雅虎才知道这个弥次郎兵卫是种日本传统玩具，外表有点像天空之城里的机器人=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找一找）  
  
“你在想什么很失礼的事情对吧。”  
  
“唔——”  
  
“而且还故意把我头发弄乱。”  
  
“咳咳，比起那个，快把店员叫过来办理手续吧。”  
  
“说的也是，我也想快点感受一下毛茸茸的团子们围在一起吃猫罐头的画面呢。”  
  
“还必须要好好教他们用猫砂，犯错了要严厉地让他们明白自己错了哦”  
  
而且别太宠他们啊——我正要加上这一句时，她却仿佛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一般接道，  
  
“我知道。我是连着他们不好的地方都一起喜欢的，因为是家人嘛”  
  
。。。没错，能这样想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啊，共同生活，朝夕相处当然要做好接纳对方缺点的准备，否则不过是镜花水月，绝不会长久。

猫砂猫粮等一切物品都准备妥当以后，我和雪乃把三个装的满满的大包抱到柜台。负责结账的店员在看到它们的一瞬间露出了几乎石化的表情，不过很快就切换回了服务业从业者标准的微笑模式。嗯，这家店的上岗培训做得还蛮好嘛。  
  
伴随着扫码器规律的“哔哔”声，电子显示屏上的数字快速上涨，经过漫长如一个世纪的等待之后，终于停在了一个惊人的价格。——我的收入相比来说算不错了，但还是隐约有点心痛。  
  
“嘛，好贵啊，这些东西。。。”  
  
“里面包含了小猫本身的价格嘛，当然会贵一点。”  
  
此刻，玩累了的猫咪们肚子朝上躺在笼子里，懒洋洋的样子不禁让我有些失笑。贵就贵吧，只要一看见它们，心情就会变好，不就足够了么。  
  
“请问，刷卡还现金呢？”  
  
店员确认后价格以后向我们问道。表情已经完全不见了刚才震惊后的痕迹。  
  
“刷卡，谢谢。”说着，雪乃取出自己的卡片放在读卡器上。这次，店员先生的时间彻底凝固了。  
  
“。。。。不好意思，还是用我的吧”  
  
实在看不下去的我赶紧从钱包里掏出自己的信用卡，这才顺利的完成付款。经过这个小小的风波后，总算再没出现其他的插曲。三只活泼可爱的小猫也正式成为了我们家的成员。  
  
买的东西多的几乎抱不住，只好坐出租车回家了。小猫们和我俩玩得太累已经开始呼呼大睡，我家老婆大人一向没什么体力，刚刚走路都有些摇摇晃晃了，打车当然是唯一的选择。  
  
  
  
  
“我说你啊，刚才怎么把你家里给的黑卡拿出来了。。。。。。人家当然会被吓一跳”  
  
“嗯，确实是我的失误呢。太累了所以顺手。。。”  
  
一般来说普通人确实很难接触到黑光卡，所以店员石化也不是不能理解——话说，这岂不是意味着我老婆太过不一般了么。。。。。那从前被富婆包养的梦想也不算没实现。。。。  
  
  
  
到家以后，雪乃先我一步走进房间，好像要做什么重要事情的样子。等我随后走到门口时，她用力地张开双手，郑重地说道  
  
“欢迎回家！还有，欢迎来到我家。”  
  
“哈哈，用不用这么正式啊。”  
  
“这种程度才算刚好。”  
  
“嘛，就这样吧。 久等了，小子们，这就让你们出来。”说着，我打开了猫笼。憋坏了的三只小猫一开始还有些犹豫，大概是初次面对陌生的环境有些紧张，走路时不停的左顾右盼。但只过了几分钟就恢复了活泼的本性。一会儿爬上沙发，一会儿躲到电视后面，尽情挥洒着汗水。——哈哈，喜欢这儿就好——我和她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  
  
“要好好地起名字才行啊。”  
  
“嗯，因为是要伴随他们一生的东西。”  
  
“对了，你还没回答我怎么突然想起来养猫呢。”  
  
“。。。。。这个么”  
  
不知为何，听了我的问题以后她的目光变得有些游移不定，凑巧灰色的小猫走了过来，她便把它轻轻抱起，捏捏猫咪的脸颊。  
  
“啊。。。虽说早就知道你喜欢猫。。。”  
  
“不，其实是。。。有别的原因的。。。”  
  
“什么？”  
  
“就是。。。那个。。。”  
  
我正聚精会神地等着听下文，她却无论如何也不说下去了。到底有什么别的原因啊，真是的。  
  
“好，我。。。我要说了哦”  
  
“哦哦，我在听”  
  
“就是。。。。那个，不是说有情操教育的说法么。。。”  
  
“嗯，以前有好像听过”  
  
“在小的时候就要多接触动物，明白生命的可贵。”  
  
“是啊。”  
  
“。。。。宠物呢，既可以做小孩子的玩伴，又能切身教导孩子生命的意义。。。我觉得，那个，这种教育方式非常的不错”  
  
“哦~原来如此，是这样啊。”  
  
“。。。。。。。。。。。。。真是的，你真的不会抓人家说话的重点呢。。。。。。。迟钝，白痴，傻瓜，八幡”  
  
“哈？”总觉得最后一个不是骂人的话呢，对吧，应该不是吧。。。  
  
“新添了四位家庭成员哦。。。”  
  
“？你数错了吧。。。”  
  
“才没！听好了哦——”  
  
“嗯，哦”  
  
她深吸一口气，继续道  
  
“你要当爸爸了哦”

“。。。。。。。。。。。。。。。。。。。。。。。。。。。。。。。。。。。。。。。。。。。。。。。。。。。。。。。。。。。。。。。。。。。。。。。。。。。。。。。。。。。真的？”  
  
“嗯，已经三个月了。”  
  
“。。。。。。。。。。。。。。。。。。。。。。。。。。。。。。。。。。。。。。。。。。。。。。。。。。。。。。。。。。。。。。。。。。。。。。。。。。。。。。。。。。。抱歉，我。。。。总觉得有种不敢相信的感觉”  
  
“真是的，迷迷糊糊可不行哦，孩子他爸。”  
  
“嗯，知道了！抱歉，我。。。超级开心，说实话快要哭出来了”  
  
“太早啦，从今天开始才是真正有的你忙哦”  
  
“嗯。哈哈，是啊”  
  
感觉心里受到了幸福的暴击，有种莫名的情感涌了上来。现在还说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但我坚信随着一天天过去，它的轮廓会越来越清晰。我，真的很高兴。难道说，今早一起走着的时候我就在内心深处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么？也许吧。  
  
  
雪乃捧起小灰猫，和它的鼻尖相对，温柔地说着“你要当哥哥了哦”。见此，只觉得此刻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我的全世界。  
  
“呐，雪之下——”  
  
“不是雪之下哦”  
  
“不要在意细节”  
  
“哦。然后呢，怎么了么？”  
  
她浅浅的笑着，静静地等着我说下去。果然她也变了很多啊，不过，我并不讨厌这种变化，或者说，非常喜欢。  
  
“要幸福哦。”  
  
“嗯，我现在就很幸福哦。”  
  
“。。。。。。是么，那，我想让你变得比现在更加幸福。”  
  
“。。。。。。。嗯，我很期待哦。”  
  
猫咪们还很小，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绕着我俩团团打转。喂，给我好好听着啊！今后你们的幸福也包在我身上哦！  
  
10年后，或者20年后，也许会发生很多现在难以想象的事情吧，或许痛苦，或许悲伤  
  
  
但是，  
  
绝对不会退缩，因为我早已不是孤身一人。  
  
我默默地许下这个誓言，然后牵起雪乃的手。她轻轻反握，清澈如水的眸子里，倒映着我的身影，一如多年以前。  
  
愿此生始终如此，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爸爸、妈妈，我走了哦~”  
  
“哦，路上小心。”  
  
“别跑太快，注意安全。”  
  
目送外表和妻子十几年前一模一样，性格却截然不同的女儿走出家门后，我却总感觉忘了什么——  
  
啊，对了——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注：这句就是常见的那个，送家人出门时候的话，但是直接翻译又不太好听，就姑且保持原文。同时，它也是和标题欢迎回家相照应，所以里面的意味大家就自行慢慢品味吧）  
  
  
  
  
【全文完】

1. 情人节同人



还是寒冷的二月，从被窝出来都需要毅力，如果从家出来就更需要勇气了。流着泪，心里鼓起勇气上学。老是回顾黑历史的我也许没有年轻的迹象。  
说起二月，被这么一问的人，大多数都会联想到情人节吧。圣瓦伦丁殉教的日子、糖果公司阴谋漩涡之日。嘛，就情人节来说，其理解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主要是现充还是非现充来区分。  
但是希望冷静下来考虑。糖果公司的阴谋，揭露了人们的憎恶，也有着非现充的自觉。  
是否为现充，到底是根据怎样的定义来划分的呢？  
现实生活很充实，如果以此做前提的话，什么班级里的地位高贵，有恋人之类的。  
比如御宅族。简单来说，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宅，这里就以动画宅，二次元宅为例。  
他们爱着画里的老婆，对配对感到尊敬而失去词汇，把流着血汗赚来的钱丢进水沟里。阿宅们正因如此而享受着幸福。也就是说，通过现实不存在的东西，他们的现实很充实。  
这不是很出色的现充吗？  
不管地位高低，有没有恋人，只要现实中的自己很充实，那就是很出色的现充。  
相反，地位越高的人会因为周围的关系而烦恼，所以他们可以称为非现充。一到情人节，男生也许就只是心神不定罢了，但女生却不是这样。为了给心仪的男生送巧克力而卷入权谋的漩涡。光是想象就令人讨厌。啊，卑鄙的女人。  
然后呢，如果采用那种见解的话，从早上就收到妹妹亲手做的巧克力的我，是不是已经是很出色的现充呢？  
「从早上开始就一副很恶心的表情呢。哪怕只有一点点，想对社会福利有所帮助的心情残留在那颗腐朽的心里，那现在马上收拾起来比较好」  
红绿灯挡住了骑自行车的脚步，突然从后面传来了声音。一会，旁边有人站着的样子。  
不用特意确认就知道是谁。像这样骂我的人只有一个，连续听了将近两年的这清澈的声音不可能弄错。  
「只是眼睛腐烂，我不记得连心都腐烂了。我的梦想仍然是一名全职主夫。」  
「虽然说那个已经腐烂了……，算了，事到如今说也没用了」  
理解得很快。不，只是被放弃了。  
她边叹息边嘟囔着，雪之下雪乃用手指按住鼻根露出了快要叹息得表情。  
从早上开始和这家伙见面就很少见了。不过差不多三年都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大概有一次那样得日子吧。

「不愧是比企谷君啊，不会辜负你的期待」  
「因为是中学的事情吧？这点你明白吗？」  
「我知道啦。现在的你即使没有徒劳的期待，也能从几个人那里得到呢」  
抬头望着这边露出微笑，让人觉得有些害羞。脸有发热的感觉，不是心理作用之类的吧。  
不知不觉总武高的校舍就在前方。周围也有零零散散的学生们走着。  
对话中断了，两个人只是默默的走着。这不是让人心情不舒服的沉默，而是已经习惯了。和这家伙之间没有对话，倒不如说这是默认的事情。  
抬起头来，旷阔无垠的蓝天。为何在冬天的晴空下，总会感到寂寞呢？  
那是因为，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和那个校舍，那个部室分开了。因为现在更加切实地感受到了毕业这两个字。  
呼，呼出的白色气息没有形状，只是化作蓝色消失了。  
「那么，我把自行车放在那里」  
「嗯」  
穿过好不容易到达的校门，朝着停车场与雪之下分别。  
在熟悉的道路上，今天混进了唯一的非日常。虽然不是说这是什么，但是和她一起度过的时间还是很舒服。  
与过去相比与雪之下交谈，交流感情的时间增加了。我每次都感到痛苦。  
在返回的道路中寒风吹得瑟瑟发抖，用手将围巾递到嘴边。也许是因为比平时早上学，停在停车场的自行车也很少。  
在寂静中听到的，只有我的脚步声。听起来很大，因为周围没有人。  
所以，本来应该很小的打喷嚏的声音也是。和距离无关，震动着我的鼓膜。  
「……你先走吧」  
在刚才应该分别的地方，不知为何雪之下雪乃依然站在那里。明明冷得打喷嚏，为什么不进眼前的校舍呢？  
也许是因为寒冷，脸颊有些发红，做着有些不满的表情。真可爱啊。  
「没什么关系，我也没有先走的理由」  
「没理由等啊」  
「啊啦，我等你，现在还需要理由吗？」  
我的脸颊也染上了同样的颜色，大概是和雪之下不同的原因。好不害羞的说出这样的话，真可怕。  
我们本来就是必须找理由的人，但如果只限于我和雪之下之间，现就在不需要那种东西了。  
真是奇怪的话。一年前的我们，如果看到了，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表情。  
听着咯吱咯吱的声音，脸颊的热度没有停止的迹象。  
「还有，这个。我想趁现在交出去」  
雪之下从包里拿出来的是透明玻璃纸的袋子。把装有猫肉球标志的那个递给我。  
「为什么现在……」  
「那个，如果周围有人的话，不是很丢脸吗？」  
不，不是吗？即使被这么说。很可爱，我想不出回复的话。没有回复那个。  
难道是那个吗？头脑的冲击非常强烈，或许是有些紧张吧。你要可爱到什么程度？  
但是，怎么说呢。这样想也是相似的东西吧。  
不由地叹了一口气，雪之下得脖子歪着。所以说可爱吧。太可爱了。哈哈，你怎么那么可爱啊，总武高七大不可思议。

「其实我本来想偷偷放进你的鞋柜的」  
「……啊」  
说完之后取出款式不同的玻璃纸的袋子。这里面有昨天晚上小町帮忙做的一些松露巧克力。  
只是溶化了之后凝固的，不能说是手工制作的粗糙的东西。与雪之下的相比，月亮到地的差距吧。  
接过雪之下手中的肉球玻璃纸袋，雪之下也接过我伸出的袋子。  
仔细端详着这一切，不知为何开始露出笑容。  
「呵呵，你直接放到鞋柜不就行了吗？」  
「不，总觉得不好意思吧……」  
「什么嘛，好奇怪啊。呵呵呵」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吧。  
话说回来，这样我就跟雪之下一样了。在周围有人的情况下交给她总觉得有些害羞。我们见面，是放学后的部室，除此以外就是回家了。这样的话，周围自然就会有人。  
「话说，你不是只做了那些人的份吗？」  
「我不记得有说过那样的话」  
因为停下脚步太奇怪了，于是各自把收到的袋子放进包里，走向校舍入口。   
总之，今天的难关总算是过去了。在心中送了一口气，还有，雪之下继续说着。  
我把视线转向她那边。  
我不由自主地被她浮现地笑容迷住了。  
并不是满脸笑容。相反，是非常小的微笑。总之，比骂我的时候更保守些。  
但是，那个笑容看上去比平时更年幼。不，这是与年龄相符的东西。因为一直都是大人，所以只是产生了错觉。  
普通的少女的笑容。或许，说不定藏在雪之下雪乃内心深处是她柔弱的一面。  
雪之下带着那样有魅力的笑容，歌唱般编织着语言。  
「因为情人节是给喜欢的人送点心的日子。当然要为恋人的你做准备」  
周围学生很少真是太好了。露出这样红的脸，怎么也做不到。  
「是这样啊……」  
「嗯，是的」  
依旧保持微笑的雪之下紧握着我的手。默默地接受，转眼间便手指交缠。明明校舍入口就要到了。不过，也不坏。  
今天是情人节。圣人的忌日、糖果公司的阴谋、现充、非现充等等。  
因为是咏唱爱的一天。  
——完——

